

破解一部《彌撒曲》作者誰屬之謎

《彌撒曲》的發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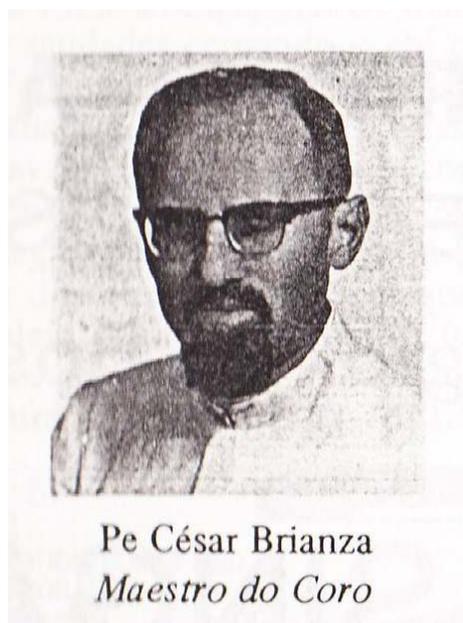
從事口述歷史工作的澳門東亞大學公開學院同學會副理事長蔡珮玲小姐於2009年9月在蓮溪廟的舊物攤意外地發現了一批舊文件和書籍，翻閱發現這些文件屬於上世紀四十年代某團體或學校的資料，其中有葡語的文件，也有一些音樂印刷品和手抄的音樂本。她買下其中一部分，並把此事告知澳門理工學院藝術高等學校時任校長戴定澄博士，於是戴博士將其餘“舊物”全部買下，草草整理出的資料裝滿了約十三個裝水果的紙皮箱。

2010年春節後，獲悉這件事，我便聯絡蔡珮玲小姐，要求她讓我看那些舊物。經粗略翻看，從種種跡象，我推定這批舊物應屬聖木十字架兒童合唱團指揮許天德(Cesare Brianza 1918-1986)神父^{註一}的物品，因其中有關於該團的葡文資料外，也發現一些有留下“Brianza”簽名的歐洲印刷公司出版的樂譜，還有一些手抄樂譜，我依稀記得當時還看見有些手抄本上也有許天德神父的簽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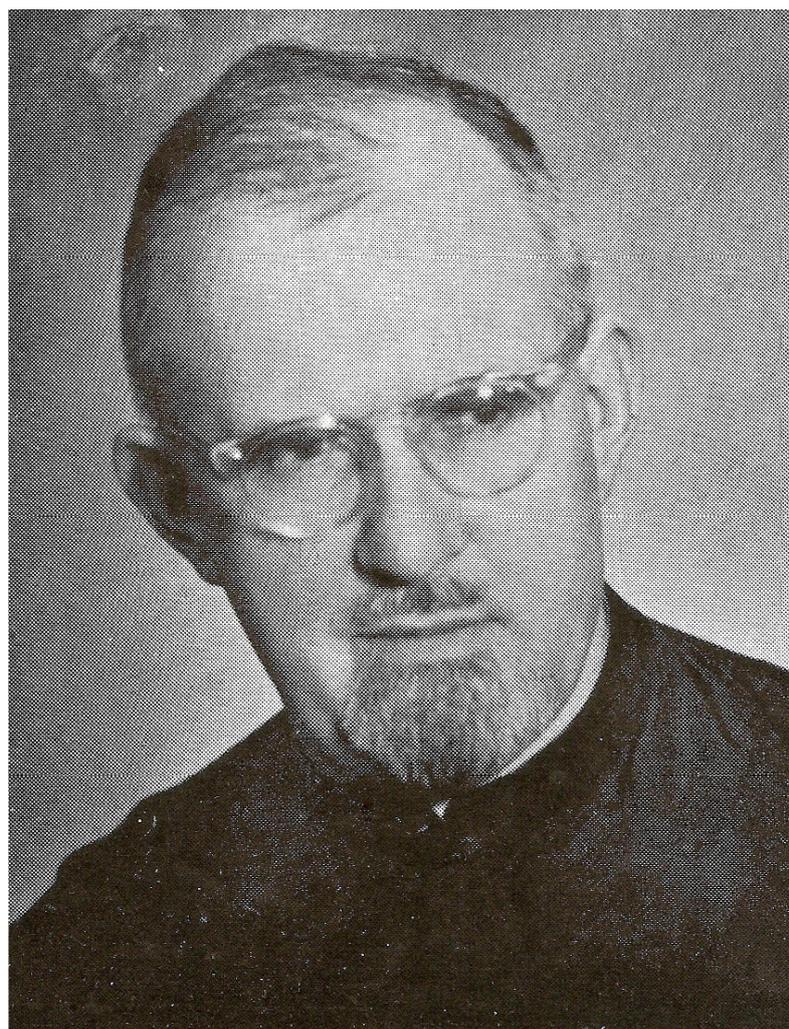
在那些手抄本中，有一部完整的《彌撒曲》謄本分外吸引我注意，這部作品首頁（見圖三）正中上方寫著彌撒曲中第一部分的名稱“KYRIE”，右上角寫有作者的名字：Smid SS.。我心忖道，Smid SS.是誰？作品是女高音、男高音和男低音混聲三聲部加風琴伴奏的結構，而女高音聲部的旋律全安排在中聲區音域。所有這些特點與嚶鳴合唱團目前正在練習的司馬榮神父^{註二}的作品 *Missa Salve Regina* 很相似。我暗自思忖“這會不會是司馬神父的作品？”但隨即又想到司馬神父的姓是 Schmid 而非 Smid，而且這本謄本的筆跡也不屬司馬神父的（見圖三及五）。眾所周知，SS.是慈幼會 *Societas Sancti Francisci Salesii* 的縮寫，司馬神父的作品全都有他的代號 SW 或 SDB（W 是 Wilhelm，DB 是 Dom Bosco），但偶爾也有寫上 SS.代號（見圖五 A）的；是否有可能謄譜的人將 Schmid SS.誤寫為 Smid SS.呢？

《彌撒曲》的表面特徵

這部《彌撒曲》謄本的譜紙已泛黃，顯然時日已久；抄譜用的應是兩枝鋼筆，寫音符的筆鋒較粗，寫歌詞的較細，都是蘸以黑色的墨水寫成；對照之下，音符的墨水較歌詞的深濃；之所以我說“應是用鋼筆寫成”因為音符結構中的粗與細很精緻得體，且樂譜中有兩處（如第 152 節）可能因筆多蘸了墨水而滴在紙上的痕跡；音符與符尾的深黑色「力」透紙張的現象隨處可見；樂譜內亦見有多處曾用橡皮擦過（如第 354-358 節）和修改過的痕跡；節線全是以直尺間線，整部樂譜看起來很工整美觀，顯見抄譜的人非常用心和一絲不苟。這部彌撒曲作品



(圖一) 許天德神父



(圖二) 司馬榮神父

3V

Kyrie

Smid. SS.

Alli

Tenore

Bassi

organo

Ky-rie e...

Ky-rie e...

-le-i-am, e lei - san, Ky-rie e lei - san

1

(圖三)《彌撒曲》第一頁右上角的 Smid. SS.



(圖四)《彌撒曲》完結處的(DB. “疑似 B”)

無名稱，僅按教會傳統分為六個樂章：垂憐經 Kyrie、光榮經 Gloria、信經 Credo、歡呼曲 Sanctus、讚美曲 Benedictus、和羔羊經 Agnus Dei，均為混聲三部（ATB）加風琴伴奏的結構，其中亦有獨唱部分，整部作品共 537 小節；每個樂章的題目都用美術字寫成。第一頁右上角僅有作者“Smid SS.”字樣，最後一頁樂曲完結處有（DB.）（見圖四）的字樣（註：B 是疑似字樣，可能是美術體 C）。這兩組字樣為這部作品設下了作者誰屬的難解懸案。Smid SS.究竟是誰？(DB.)究竟有甚麼含意？

經我要求，蔡小姐影印了這部《彌撒曲》送給我。

求證

懷著滿腹疑團，我將《彌撒曲》的影印本交給司馬榮神父的弟子鄧思恩神父。未幾，鄧思恩神父肯定地答覆我：「這部《彌撒曲》的寫作風格與司馬神父的吻合，無疑，這《彌撒曲》是司馬神父寫的」。我問鄧神父：「司馬神父為甚麼寫混聲作品？這《彌撒曲》又為甚麼不收藏在聖若瑟修院而在許神父的舊物之中？」鄧神父以一貫的慢條斯理的神態說道：「六十年代初的一天，我們聖若瑟修院修生合唱團在主教座堂的經樓唱大禮彌撒，當時在經樓上還有許天德神父的兒童合唱團。那一次唱經的情形很新奇，合唱團中聖若瑟修院修士唱男高音和男低音聲部由司馬神父指揮，負責唱 soprano 聲部的兒童合唱團則由許神父指揮，兩位神父一起指揮，兩個團體共同合作獻唱了 Lorenzo Perosi(1872-1956)的三聲部混作

(圖五) 司馬榮神父的手稿，右上角有 SW 代號。其筆跡與《彌撒曲》的筆跡截然不同

(圖五 A) 司馬榮神父偶用的“SS”親筆簽名式樣

品 *Missa Pontificalis*。那是一次愉快的合作。會不會由此引發司馬神父創作混聲作品的意圖？寫好了這部“Missa”交給許神父，留待日後有機會再度合作？」當時我問「為甚麼要兩位指揮？」「因為孩子們不習慣司馬神父的指揮手勢。」他仍慢條斯理地回答道。

關於兩團合作的事，隨後我亦從六十年代曾在聖若瑟修院唸書的梁姓朋友口中得到證實；此外，2000年1月14日《號角報》(O Clarim)亦有報道那次合作事件：「1959年12月8日許天德神父教導的首批兒童……在主教座堂與聖若瑟修院的合唱團一起唱 *Perosi* 所作的三聲部 *Missa Pontificalis* 和慈幼會士司馬榮神父的 *Ave Maria*，司馬榮神父是修院的音樂導師。」

對於孩子們不習慣司馬神父的指揮手勢，後來我又獲得了印證。

有一次，許天德神父返回義大利，當時臨近聖誕節，鮑斯高學校校長很希望兒童合唱團能在平安夜唱一些聖誕歌。結果，歌是唱了，但表現卻差強人意。許神父回來，知道了這件事，氣憤地找校長追究說：「合唱團是我的，除了我，他們看不懂別人指揮，你私下這樣做得一團糟，敗壞了我和我的合唱團的名聲！」這件有趣的事發生在七十年代，是當時曾屬兒童合唱團成員的一位土生朋友 *Mário José de Sousa* 告訴我的。

儘管鄧思恩神父說這部《彌撒曲》應屬司馬榮神父手筆，但要令人信服恐怕還須作深入和全面研究，必須有充分證據，這說法才具有說服力。顯然，鑑定工作是一件蠻不容易但又頗有意義之事。

2011年2月中，在與香港聖樂委員會主席蔡詩亞神父的電話交談中提及這件事，他建議把這部《彌撒曲》交給一位熟悉司馬神父音樂風格的神父，讓他就這方面發表意見。

未幾，這位神父所表示的意見是令人興奮的：

「雖然我從未見過這部樂譜，但這部《彌撒曲》無論從旋律風格或樂章結構看，均屬司馬榮神父手筆。」

尋找確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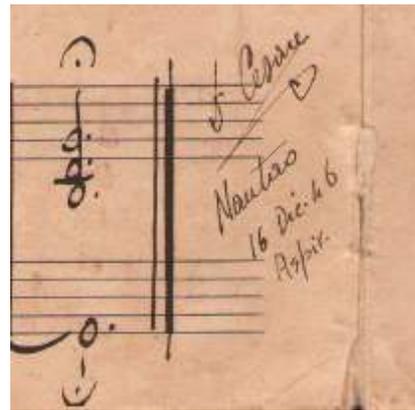
儘管兩位熟悉司馬榮神父音樂風格的神父都肯定這部《彌撒曲》是出自司馬榮神父之手，但以此作為實質證據未免欠缺力度，難以叫人完全信服。為此，必須要找出有力的實質證據。

去年，在作出妥善保存的承諾下，嚶鳴合唱團團長林平良從鮑斯高學校接收了一批許天德神父遺留的文件，其中有不少樂譜謄本，那些樂譜謄本所呈現的各種特徵和抄譜風格與上述《彌撒曲》的完全相同。當中有一本硬皮的樂譜謄本，內含幾位音樂家的作品，司馬榮神父的作品也在其中。謄本內每首歌的完結處都有許天德神父的親筆簽名、地點和日期；不過許神父的簽名式樣有多款，如 *D. Brianza*、*D. Cesare*、(DC.)或 (DB. “疑似”) (見圖六) 等，憑這些簽名可以肯定這些樂譜是許神父抄寫的；在幾種簽名式樣中，(DB. “疑似”) 的簽名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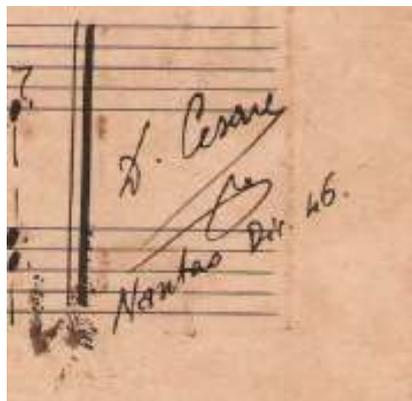
與《彌撒曲》完結處的(DB”疑似”)字樣吻合，憑此可以確鑿證明這部《彌撒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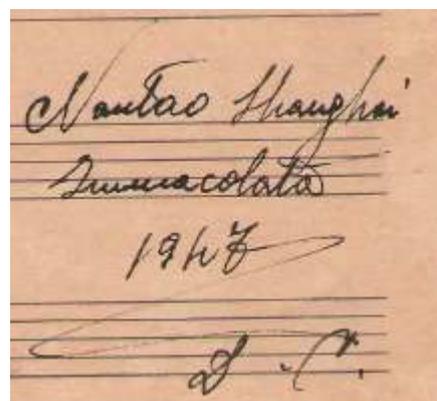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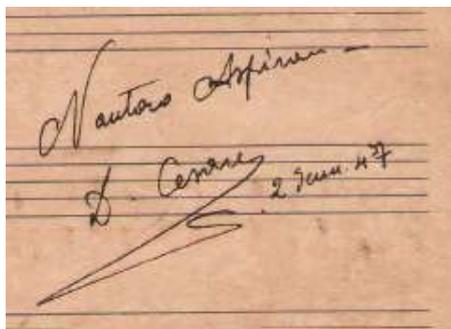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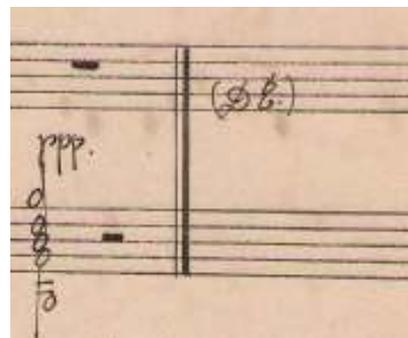
三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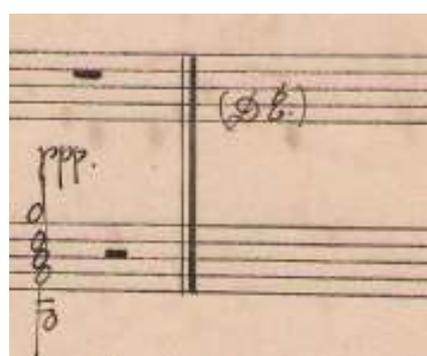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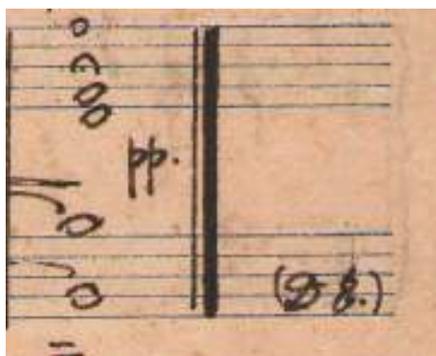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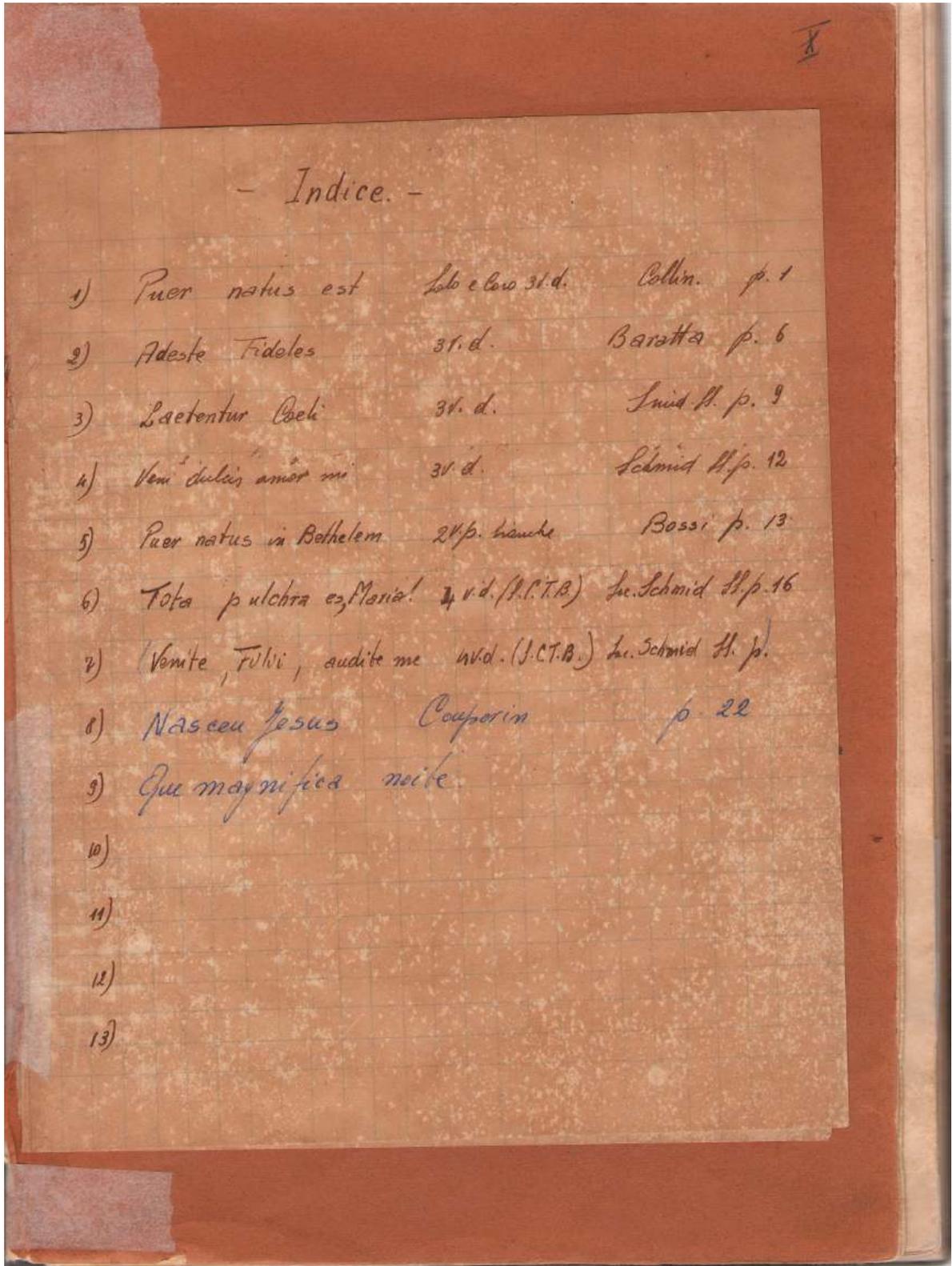


六

(圖六) 許天德神父的六款簽名式樣



(圖七) 《彌撒曲》完結處的簽名式樣(左)與許天德的第六款簽名式對照



3) Laetentur Coeli 31. d. Smid H. p. 9

(圖八) 許天德神父音樂譜謄本目錄中 3) Laetentur Coeli、作者 Smid.SS. 和 P.9

Laetentur Coeli (off.) 9
P.W. Schmid. S.S.

(圖九) 許天德神父的音樂謄本中的 P.9 Laetentur Coeli

是由許神父謄寫的（見圖七）。在這本音樂謄本中，屬司馬榮神父的作品有 *Laetentur Coeli*、*Veni, Dulci Amor Mi* 和 *Tota Pulchra Es Maria* 三首，三首作品的作者名字是 P.W. Schmid.S.S.、P.Schmid 和 V.Schmid.S.S.（最後的 V.Schmid S.S. 中的 V 估計應為 W 的筆誤）。當我再次從頭翻閱這本音樂謄本時，發現第一頁前面黏貼了一張不屬於這音樂謄本的方格紙，原來是這本音樂謄本的目錄（見圖八），也是手寫的，細看之下，其中竟有 **Smid SS.** 的字樣，目光向右移是 P. 9（第 9 頁），向左移是 *Laetentur Coeli*。這確是驚人的大發現，於是，我翻開謄本第 9 頁（見圖九），果然正是 *Laetentur Coeli*，左上角是作者 P.W.Schmid.S.S.。原來對

許天德神父而言，**Smid SS.就是 P.W.Schmid. SS.**，正是司馬榮神父！至此，真相大白了。《彌撒曲》確是司馬榮神父所作！

值得思考的問題

如果不是林平良接收了許天德神父的遺物，這些證據或許永遠被埋沒在一間雜物房的某處甚或被當作廢物處理掉而永不再現，《彌撒曲》作者誰屬，將懸案永遠！可幸，畢竟有熱心人發掘出這些文物，澳門從此又多了一部經確證為澳門本土的大型合唱作品！從這事件的微妙之處是否可引發我們思考？

由這部《彌撒曲》在蓮溪廟的舊物攤中被發現至經過確證為司馬榮神的作品，可說是劫後重生和峰迴路轉的過程，其間既巧合，又轉折，由此引起一連串值得探討的問題：

- 為甚麼許天德神父的遺物會出現在舊物攤？
- 澳門同類的文獻還可能在甚麼地方發現？有多少已永遠消失？
- 這部《彌撒曲》曾經首演？
- 這部《彌撒曲》如果不被熱心人發現，後果會怎樣？
- 澳門社會對本土文化的保育意識是否足夠？
- 澳門是否因對文物的保育意識薄弱而令一些文物已被當作垃圾毀掉？
- 澳門教育界有否考慮教導學生認識和珍視澳門獨有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 澳門本土文化中「本土」的特定意義是甚麼？
- 澳門的本土文化遺產多種多樣，怎樣保育和善用這些遺產已成為一大課題。對澳門本土文化遺產各負其責的不同界別應怎樣協調和合作保育和善用澳門的本土文化遺產？
- 澳門的本土文化很大程度與澳門歷史城區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且是蘊藏著澳門歷史城區的內涵和生命力。重硬體而輕軟件的態度只會使澳門歷史城區的生命力漸漸褪色。一些已在眼前的軟件是否獲得有關方面足夠的重視？

結語

一個地方誕生一部成功的藝術作品，這作品不僅是創作者智慧的結晶，也是當地上層建築的具象表現，是在特定的地和時空下產生的，每部作品背後或有故事，或有前情。

慈幼會士司馬榮神父，一位奧地利音樂家，於上世紀約四十至六十年代應聘來到澳門聖若瑟修院主理音樂事務，工作之餘應實際需要而創作。在創作時，他必然會針對性地考慮到作品的應用對象，在甚麼地方唱、為甚麼唱、聽眾是哪些人，也會考慮唱者的程度及合唱團的人員結構，例如全男聲、全女聲、混聲、或童聲。修院內是全男聲，所以司馬榮神父及其他在修院工作的音樂家的作品絕大部分屬全男聲結構，當然亦可有混聲的作品。以司馬榮神父為例，正如之前所述，他曾與許天德神父合作過，便因多了一個合作對象而寫下了一些混聲作品，這也是合理的推論。從他所作的三個聲部結構的 *Missa Salve Regina* 看，soprano 聲部顯然充分照顧 soprano 或兒童的一般音域及程度，《彌撒曲》亦然。因而可推測

這兩部《彌撒曲》極有可能屬上世紀六十年代為修院的修士合唱團和許神父的兒童合唱團合作而寫成，因為聖木十字架兒童合唱團是於 1959 年成立的。或許，司馬榮神父只是應實際需要或因有感而寫作，他並未想到他的作品要留傳後世或一舉成名。正因如此，我們可從研究這些原創的作品來瞭解當時的情與境，而這些作品對研究澳門的歷史、文化和社會是重要而珍貴的文獻。司馬榮神父或許因靈感啟發而寫出具二十世紀音樂特徵的較艱澀難唱的作品，但至今這類作品仍未出現。

撰寫本文的主要目的正如本文的標題，在於破解《彌撒曲》作者誰屬之謎，而不是論述作者創作這部《彌撒曲》的緣由，但根據各種跡象而對作者的寫作做一番推測亦未嘗不可。

註一：許天德神父 (Fr. Cesare Brianza 1918-1986)，義大利人，於一九一八年八月二十八日生於意北 Chiari (Brescia)，雙親為極熱心教友，他們常鼓勵他承行上主的旨意。

許神父曾分別在義大利 Chiari 和 Ivrea 的備修院就讀，一九三五年來華，一九三六年正月十二日，在香港筲箕灣修院發初願。哲學期後，被派往澳門慈幼學校服務；實習期滿後，被派往上海攻讀神學，一九四四年正月廿九日晉升司鐸。晉鐸後的工作：首先在上海備修院，後調往澳門慈幼所屬的備修院，繼而在一九五一年，被派到葡光鮑思高學校，所教的科目是教理及音樂。

為許神父教授音樂不單不是項沉重的工作，相反是項「娛樂」，因他視音樂為教育的使命。當時的省會長畢少懷神父 (Fr. Carlo Braga) 不斷鼓勵他，以及協助他發揮這項天才，派他到葡國里斯本國立音樂學院深造。一九五九年畢業，並返回澳門葡光學校，初被邀請在聖庇護十世音樂學院教授鋼琴，並擔任員警樂隊指揮；同年，他創立享譽東南亞的葡光兒童合唱團 (The Little Singers of the Wooden Cross)，許神父並且亦被選為全球兒童合唱團亞洲區主席。這隊合唱團在他悉心指揮下，迄今已有廿多年的歷史，他們經常被邀請在不同的場合或不同的國家演唱，每次的演出都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連葡國總統、以及本會總會長衛甘諾神父 (Fr. Egidio Vigano) 聽後，也讚不絕口。政府當局鑑於他在音樂和教育上對澳門的貢獻，曾兩次給他授以勳章。但我們深信天主會給許神父一項更大的光榮，因為他畢生奉行慈幼會的精神，將自己完全獻給青少年，為他們服務。(《鮑斯高家庭通信》第 71 期・1986)

註二：司馬榮神父 (Fr. Guilherme Wilhelm Schmid 1910-2000) 一九零一年四月二十六日生於奧地利的柯斯坦 (Austria, Hornstein)，幼年時已從其祖父家培養了對音樂的興趣；一九二二年在音樂之都維也納的一所慈幼會創辦的中學唸書；一九二八年加入慈幼會，並負責指揮在溫地華多府 (Unterwaltersdorf) 學校的歌詠團和銀樂隊直至一九三三年到德國攻讀神學和哲學為止；期間，司馬榮神父繼續在維也納音樂學院進修音樂；一九三七年晉升鐸品後，在弟羅勞 (Tirolo) 和夫麥斯 (Fulpmes) 教授音樂；一九三九年應邀來澳門主持聖若瑟修院複音樂團及指揮管弦樂隊，並教授額我略聖樂；在澳期間，曾擔任澳門員警銀樂隊指導員達十二年之久；後來更兼任澳門聖庇護十世音樂學院音樂教授和慈幼中學校長；一九六六年七月，因健康欠佳返回奧國靜養。返奧後，司馬神父始終退而不休，在溫地華多府廣收門生，教授管風琴，同時又

擔任當地一個名為“Tambuizza”管弦樂團(Orchestra Folcloristica)的指揮。在澳門期間，司馬神父寫作了無數中文和拉丁文聖歌，都是簡易而熱情洋溢，引人入勝的調子；他又為當時的員警銀樂隊編寫了不少樂譜，他的音樂經常在電台播放及在公眾場所演出。

司馬榮神父真可謂是一位多產而深受本澳人士歡迎的音樂家。(註：據林平良說，這段資料經前主教林家駿的修改和確認)，

嚶鳴合唱團指揮伍星洪